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著者所贈

欣

新
金
筆

己
丑
年
刻
父
題



甲寅秋日

新金筆記

錫純書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八月發行

新 卷 筆 記 四 卷
定 價 大 洋 五 角



撰譯者	上海周桂笙
校訂者	餘姚邵伯謙
印行者	古今圖書局
發行處	各埠大書局
代售處	上海廣益書局
分售處	漢口長沙廣州開封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古今圖書局

序

余友新菴不謀假文章以自見者也。顧余識新菴夙矣。其爲人也。恂恂如古儒者。其爲學務鉤索其爲文務質其餘事旁及者爲後譯著譯屑如干卷皆四國之爲鱗爪叢殘蒐采惟謹鄉里儉腹者嘗嚮知鼎猶足侈言海外其書鏤後凡如千年已再版三版茲迺與繼不相屬之隨筆合編豈其惜哉隨筆所陳率牢騷豁刻旨涉激亢塵俗之士哽喉棘鼻承以肝脾所勿能受者新菴方優爲之詩亡迹熄憤世勿良冀有所補救而終勿能則其言亦勿已積歲所筆動成篋衍自冠至於壯盛可尺而等焉而當代善文者借讀傳示輒共賞其冲雅瘡口流沫卒然以文章之名歸之舉之毛似而失者舉若蔽斯甚矣余則毋寧曰新菴之文新菴之學之識之所寓也豈若章句淺儒盛爲側媚諸宛抑倣詭獷悍之辭苟假智故以罔俗世之所爲哉原夫書契以致用也非以文也聖者取象蟲禽演爲點畫愼以捋繩治之窮稽古墳索下逮經誥皆翔實記載之書不務華縟詩體葩矣猶涉政教苟揚繼起始夸文賦而求其致用欲如孔孟之書之備具曾十不得其一二誠哉孔孟之書孔孟言行之所傳麗而後世記載之文之所自始也而

新菴筆記序

二

不得謂非孔孟之文。果何以飾爲哉。余爲報受惡通國。皆病而新菴獨謂余冤齒諸朋。好氣類之感。有獨摯矣。顧論文之憎終與余迕。余重新菴時。遷讓其說以求諧合。而不能返。余艱澀之積。重久之新菴。意解則曲。說媚余曰。余猶多汝之不苟同也。值歲甲寅。盛暑。其友人汪君忽攫取新菴所爲。牢騷豁刻。哽喉棘鼻之文。刊以問世。而環顧年輩。善文如信宜者。又因家國之重。賡堅苦卓絕之志。竄匿瘴癘。如余驚下。懂而存在。然則弁新菴文者。殆天命有歸也。嗚呼。世變滋甚。文體日僞。一二操斗方獵聲華者。方以文章相高。尙一集自封千秋。有我曾亦思呻楚垂盡之國粹。且將自我而斬。新菴佳士宜其厭苦文章之名。而當世士夫讀新菴所爲筆記者。顧可不知所來哉。

民國三年七月山陰任堇序

新 盒 先 生 四 十 二 歲 小 影



(甲寅年夏季)

記 筆 卷 序

新菴筆記總目錄

卷一

新菴譯脣上

卷二

新菴譯脣下

卷三

新菴隨筆上

卷四

新菴隨筆下

原书缺页

污水

索拉

朝鮮

設法與行星通消息

克虜伯製造廠

戒罵會

兄弟甚多

張翁軼事

牙醫

卷下

私囊

言情

天生奇疾

世界最長之鬚

廢物利用

今世界第一大琴師喬慶

儉德

最古律法

美人之游費一班

逃學受給

學說不通

某伯爵

印度楊樹

美俄煤油之比較

女界之大資本家

蚊蟲傳病宜防

製造金牙

干涉主義

俄國人瑞

父子同選爲議員

小不可大算

廢物變成戲物

畫師

主筆牢騷

十年不寐之奇病

忽得忽失

大洗衣作

皇后精醫

雷銳發明家

英吉利君主之俸額

世界中之賭國

德意志軍中利用黃耳

筆戰

懼母一人

太平鐵道

空中飛艇

意大利火山爲災

吊蚌珠之新法

樂善

善產

孰不願富

旱災

新卷譯屑 目次

四

德皇子結婚自由

網魚之新法

新發明之救生艇

世界最小之表

四十萬郵片同寄一人

八人成爲四雙

波蘭鹽城

黠婢

拙妻

美洲大樹

神魚

自由結婚
(一)(二)(三)(四)

英美二小說家

考拿喇脫

收取牛乳之機器

摩根

免冠禮二則

爲君難

預言

新菴筆記卷一

新菴譯屑上

上海新菴主人譯述

弁言

余平生喜讀中外小說。壓綫餘閒。輒好染翰作小說譯小說。此知我者所共知也。願讀書十年。未能有所供獻於社會。而謹爲稗販小說。我負學歟。學負我歟。當亦知我者所同聲一歎者矣。此編皆平日讀英法叢報時所選小品之有味者。隨筆譯成。無條理。無宗旨。亦猶夫曩者所譯諸篇也。拉雜之在我。摧燒之一聽諸人。

新菴主人識

頑童

美國某夫人。富而仁。於慈善事業。恒三致意焉。一日偶游某學堂。適某學童以過失被罰。面牆立。叩其師。則云。此童以頑梗著全校。教化無所施。嚴罰終不悛。且窮於術矣。夫人竄然問曰。君亦嘗善視之否乎。曰。始余非不善視之。奈野性難馴。非復可以待諸生者待之矣。夫人默然。視學畢。特就此童而詔之曰。某日散館後。必過吾勿忘。囑畢乃去。

至日。童果應召至。夫人大喜。與之坐。示之以書畫玩具。娛之以鐘鼓琴瑟。日既夕。餉以盛饌。其意蓋謂天下之人。苟以至誠待之。當無不可以感化之者也。食既。笑而問曰。人皆坐以承教。而子獨面壁立。吾以爲辱莫大焉。而子顧樂之者何也。意蓋將於此下針砭焉。言未已。童亟應曰。前日之受罰者。非我。乃彼德也。彼以夫人與有今日之約。特賂我一銅圓爲之代表耳。

跂人氏曰。讀此篇者。鮮有不怪頑童之頑者矣。然而我猶以爲孺子可教也。何也。彼猶能憶夫人是日之約也。非獨憶是日之約。且賂人代表以赴約。是猶有羞惡之心者也。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頑童猶得爲人乎。吾入世以來。所見無羞惡之心者。蓋比比然矣。頑童頑乎哉。

傘

西洋以絹製傘。輕巧便取攜。較之中土油紙之製。殆不可同日語。然惟其輕巧也。每易遺忘。亦最易誤取。雖平日於他事。極狷介誠樸者。時或不能免此。此殆與夏日之扇相類。偶誤取攜。不必其出於有心也。美國紐約某甲。偶出行。遇雨。適未攜傘。又以惜新冠

故。擬購諸市。而一時苦無物色處。張皇間。見張蓋前行者。其友也。默念苟追及之。借其傘之半以自庇。便以求傘肆。計亦良得。遂趨及之。自後撫其肩。曰。良友。吾將有求於子。之傘也。其人却顧。則儼然面目者。一素不相知之人。甲知自誤。惶恐將謝過。而苦難措詞。正囁嚅間。其人之面轉赤。狀極忸怩。遽以傘授甲曰。吾固未審爲君之物也。謹以返璧。言已。匆遽冒雨行。甲乃於意外得一傘。且不知其所自來。以爲怪事。作函遍達親友。傳爲笑柄云。

趺人氏曰。一傘微物耳。無意失之。或不足以掛齒頰。無意得之。君子或不免於內疚矣。顧乃函告親友。傳爲笑柄者何故。且我無意得彼無意之得。而致彼之慚焉。亦不思他日果遇眞主人。公又何以爲情也。一笑。

演說

演說一道。濫觴於希臘。而盛行於今日之歐美。上而大政治家。下達工黨。非演說不足以成名。亦不足以集事。以故無一處無一業無演說。甚至數人之會。亦必爲之。然演說極難。必有新理想。新學術。始足動人聞聽。故彼中演說之人。平日既有習練。臨時尤有

預備。而不敢輕於發言。凡有可以取悅聽者之意者。無不榮蘇張之舌。爲嫵媚之談。蓋不如是。不足以博座人之鼓掌歡迎也。是故登臺者。每兢兢惟恐不能得臺下人之歡心。若優伶之必以喝彩爲榮者。殆亦演說家之通病歟。美國某社。一日演說科學。來者概免入場券。而聽者仍寥寥無幾。聽席寂然無讚揚者。主演席者。興味索然。幾不能盡其辭。俄一人施施來。衣衫殊襤褸。既入。卽就近據戶旁之座而聽焉。坐甫定。卽鼓掌頓足。一若不勝其歡迎也者。他人遂亦從而附和之。自此掌聲雷動。不絕於耳。遂各盡歡而散。演說者頗感其人。將行。特過其前而謝之曰。拙論極蒙稱賞。具見知音。其人喟曰。不佞何嘗稱賞。尊論乎。實告君。頃君所言云何。實毫無所聞。不過以此處不取費。故特借以避戶外之寒威耳。至於鼓掌頓足。亦某取暖自快之一法。於尊論乎何與。

跣人氏曰。乙巳六月以後。抵制美約事起。各社會之演說者無虛日。試往聆之。則今日之演說於此者。明日復演說於彼。屢易其地。而詞無二致。如移置留聲器然。不知視此爲何如也。

吸烟

某處大讌會。少長咸集。裙屐翩翩。盛會哉。席終。賓客散坐。一老者探囊出小匣。徐啟之。取淡芭菰笑。顧旁座者而問曰。君亦喜吸此否。其人以爲老者將以贈之也。亟應之曰。唯唯。老者乃領首徐徐曰。然則余雖對君吸烟。亦不致爲君所厭惡矣。

篆鱷

戲亦多術矣。胡爲乎有取於鱷也。鱷之爲物。身碩而多力。古即能爲人患。故見之者避之。惟恐不及。否則亦餌捕而誅之耳。乃不謂近人竟有篆之以爲游戲之具者。豈非聲色犬馬之外之別開生面者哉。法蘭西人有方姓者。生平雅好此物。前後所獲。大小無慮數十百尾。鑄鐵櫃蓄水以篆之。日哺以牛羊之屬。鱷游泳其間。亦自忘其爲囚也。櫃巨且高。方梯而升。俯而瞰。日以爲常。鱷趨而就哺。方以外一切聲音笑貌。絕無所聞見。久而久之。遂略辨語意。呼之使來。揮之使去。操縱惟方之命。於是樂不可支。日下水與羣鱷相嬉狎。其下水時。亦不以火器隨。惟手持短棍。聊以自衛而已。他人見之。莫不惴惴。而方獨處之泰然。意且謂此外無以自娛也。寵之愛之。不啻視爲第二性命云。

趺人氏曰。鱷惡物也。性何以能馴。觀此。豈鱷之能馴耶。殆以人習鱷之性。與之相

近耳。雖然。戲亦多術矣。於此島乎取。如曰好奇。則奇於此者未嘗無有也。吾於是百思不得其解。僅諡之曰。甘與異類爲伍而已。

又曰。昔年上海漁人。網得一鱷。修約六尺餘。時余從事滬南製造局。親見局總辦某觀察。出銀餅四枚。購而縱諸江中。或議之曰。是害人物。胡爲而縱之。余笑爲之解曰。今之縱盜殃民者衆矣。何獨於此而疑之。

魚溺

曰耳曼格物學家某。生性好奇。喜顛倒物性。飛者走之。走者飛之。不以爲異也。一日忽又發奇想。擬設法出魚於水而活之。因釣取一鯉。注水於櫃而畜之。躬自哺飼。而默察其性。日必輸出清水一匙。而以養氣若干納水中。適相當取出之水之量。毫厘弗爽也。行之既久。水日少而氣日充。又久之。水且不足以蔽魚體矣。而輸水納氣猶不少輟。察魚之呼吸漸覺不便。兩鰓翕張。強勉殊甚。未幾水全涸。而魚竟不死。蓋失水之後。實借空氣以自養云。自是鯉竟脫離水族之習慣。而與陸地之動物無異矣。此格致家者。於是大喜過望。珍之若拱璧。愛之逾掌珠。繼且取出櫃外。置之平地。與貓犬同豢。鯉亦頗